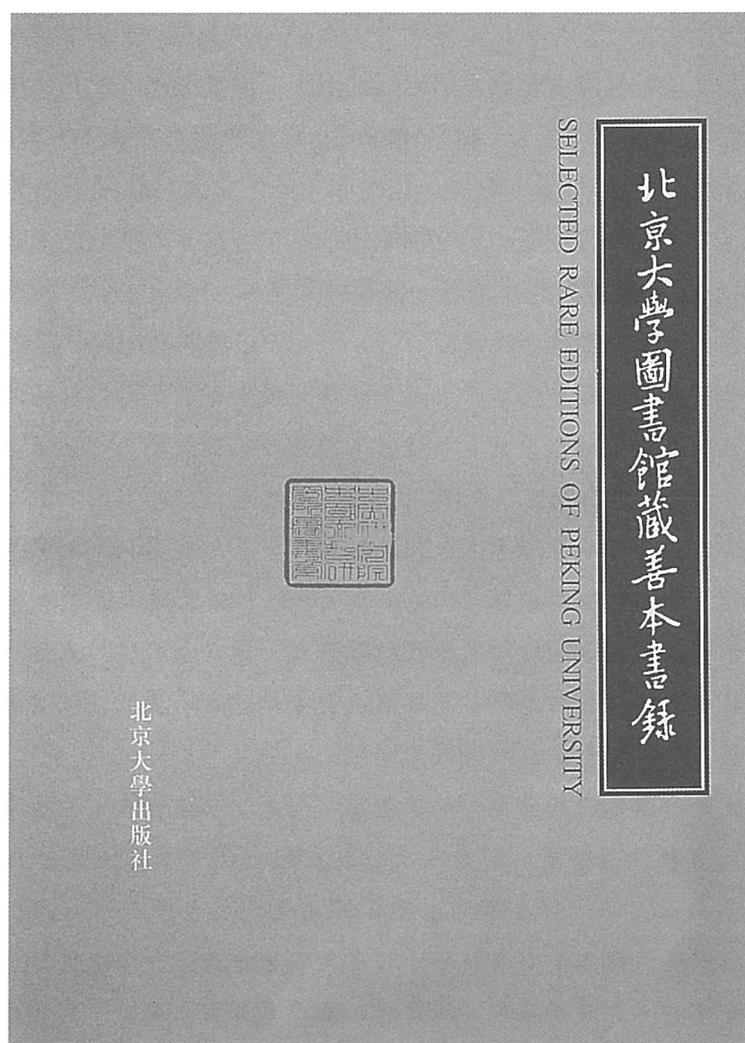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》

讀後記



吳銘能

(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)

一、前言

世界各大圖書館蒐藏保存中國善本古籍，可說均具特色，琳琅滿目，美不勝收；然而北京大學以其百年歷史的地位，又兼具在中國近代政治、學術、思想、文化諸方面獨領風騷的傳統，孕育一批又一批的學者名流，自然其典籍收藏就格外引人注目。最近北京大學剛過百年校慶，也出版了不少學術著作，欲藉此充分展現北大深厚紮實的嚴謹學風，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》就是其中之一種，值得向讀者介紹，但經筆者仔細拜讀之後，發現本書特點固然是有，其瑕疵亦復不少，本諸「不虛美，不隱惡」，實事求是之態度，提出一己之看法，並祈方家指教。

二、特點

本書於一九九八年五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，係張玉範、沈乃文兩位先生所主編，作為北大百年校慶獻禮之一，書名題為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》（以下簡稱《北錄》），是集老館長向達（覺民）先生字，其中北大名教授宿白先生為本書寫序，可以知道「本書錄所收是從一三〇種館藏精品中選出，大部分是李氏藏書，每書敘錄介紹」。至於李氏藏書入北大始末、書籍種類數量、李氏生平，向達先生四十多年前寫下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引言〉一文，最為明晰扼要，茲引錄如次：

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氏書原來為李盛鐸（號木齋）氏木樨軒的藏書。所藏以板本書和敦煌卷子聞名當世。敦煌卷子是他做學部大臣的時候，敦煌殘餘的古卷子正好由甘肅運到北京，他利用職權挑取其中最好的歸諸私囊。抗戰時期這一批敦煌卷子最好的跨海東去，歸於日本人，其所藏書籍，則幾乎是全部賣給北京大學。現在所印的書目，就是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氏書的全部目錄。

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盛鐸氏木樨軒藏書九千零八十七種，五萬八千三百八十五冊，其中名貴的舊刊本和罕見本約占全書三分之一強。這批書籍是北京大學藏書中最有學術參考價值的專藏之一。

李盛鐸氏是一個近代最負重望的藏書家。他是江西德化人，從小喜歡藏書，既盡收湘人袁漱六（芳英）藏書，又因光緒間出使日本得識彼邦目錄學家島田翰，因島田翰之助，得盡購國內不常見或久佚之古書以歸。其中日本古活字本、古刻本和古抄本，以及朝鮮古刻本尤多。一九一一年以後旅居京津，經常到琉璃廠訪書，當時著名私家藏書散入廠肆者如曲阜孔氏、商邱宋氏、意園盛氏、聊城楊氏藏書中之精華，亦多轉歸李氏。他又喜歡校勘書籍，丹黃不去

手，數十年如一日；一書一校至於三四校，牢守蘇州派藏書家死校之法，不輕下斷語。每書後多有自寫題跋，述得書經過，版本源流和書林遺事甚詳，有黃蕘圃、顧千里遺風。在近代藏書家中，方面既廣，質量又高，自當首推李氏矣。

至若北大收藏李氏書籍，其價值如何，向先生又云：

李氏書中屬於純版本性的古書甚多，在雕板史和書史中有特殊地位的也不少。例如《周禮疏》乃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，鄭注與賈疏合而為一，當始於此本。《尚書》乃南宋刻本，行款和撫州官刊群經相似，可稱傳世《尚書·偽孔傳》之最古刻本。《史記集解》乃南宋初期建陽刻本，字仿瘦金體，楊氏海源閣舊藏《史記》四個宋本之一。《漢書》乃南宋建陽劉之問刻本。《後漢書》乃黃善夫刻本。此三書完整無缺，都是非常珍貴的本子。此外北宋福州東禪寺藏以下，宋、元、明三朝藏經殘本，李氏書中亦大致具備，這些比較罕見的佛教經典古刻本，不僅研究宗教史者所當留意，也是雕板印刷史的絕妙資料。^①

此外，李氏書籍有許多明人抄本及清人抄本，也有大量著名學者的稿本和校本，向先生文章皆有提到，就不再徵引了。

現在《北錄》所收一百三十種館藏精品圖錄，基本上正是反映向先生文章的精髓，計有勺園修禊圖乙幅，宋元刻本六十七種，明刻本十四種，抄本、稿本與校本二十二種，古代日本與朝鮮十四種，活字本、套印本與繪本十二種。宿白先生在序中有言：

自雕版印刷發明以來，歷經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我國的印刷術經歷了發生、發展、繁榮、興旺的階段；從雕版印刷，到活字印刷，到彩色套印技術的發明，乃至近代先進的印刷技術的使用，以及書籍從卷軸裝到冊頁裝的變化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古籍收藏基本上反映這個歷史過程。

由此可見北大圖書收藏之豐富與品質，而《北錄》所收不過是鼎中一鬻之極品——每頁照書影或圖繪原樣彩色印刷，精美絕倫，底下有一行至五行不等之說明，並標明長寬尺寸，採中文與英文對照並行，提綱挈領，簡潔流暢，予學者極大便利，甚具參考價值。

三、缺失

本書既是擇要以原樣彩色印刷為主，文字說明又占極小部分，筆者以為書名若是

① 以上引文俱見向達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引言〉一文，原寫於一九五六年十月，收入李盛鐸著、張玉範整理：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），附錄。

加上「圖」與「輯要」三字，成為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圖錄輯要》，應是較原來書名為勝。如一九六〇年十月，文物出版社曾出版一函八冊由北京圖書館編纂的古籍版刻圖錄，反映歷代各時期版刻的發展過程，定名為《中國版刻圖錄》即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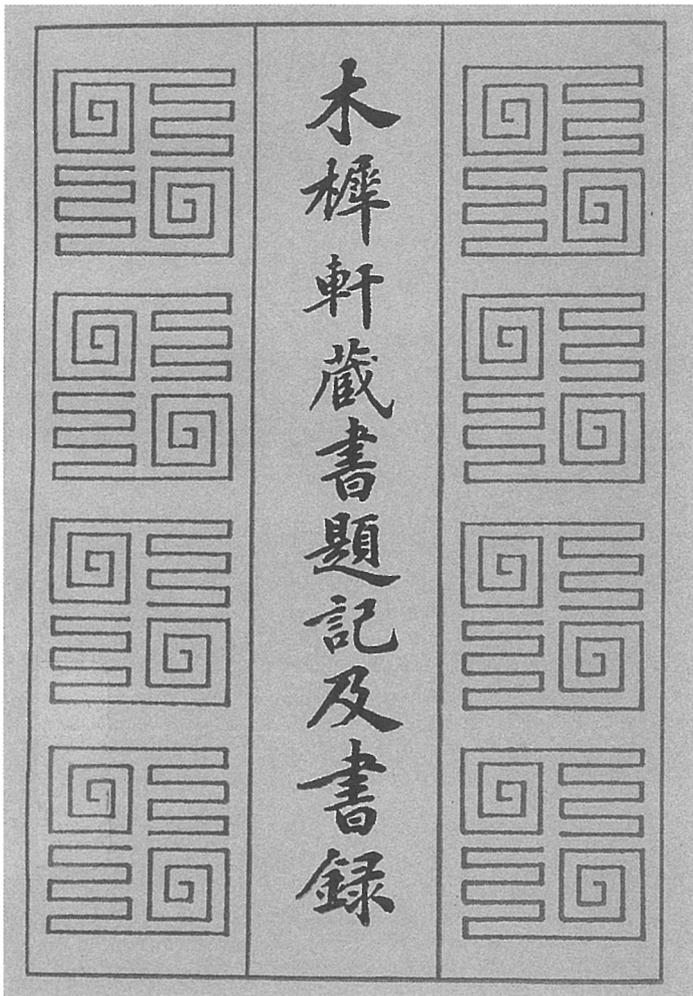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本書首頁為〈勺園修禊圖〉局部，次頁以〈勺園修禊圖〉全圖分割成三段排列縮印，由文字說明，足徵此幅長卷絹繪彩圖列於書首之意義：

勺園，為米萬鍾的西郊園林，意取海淀之一勺水。今北京大學即座落於勺園舊址之上。可見北大現址（原燕京大學原址）與勺園舊址存著密切之淵源。北大今屬於北京市海淀區，校園內仍有以勺海及勺園大樓為名之景觀，這幅圖卷之歷史價值也就不待言了。可是，如此重要的一張圖，我曾疑心在排列順序上卻弄錯了！原來圖卷因為太長，篇幅不夠容納，為翻閱方便，不採取全圖翻印再以經折方式處理，而採用分割上中下三段排列，這本是無可厚非的，無奈編排忙中有錯，竟將上中兩段順序弄錯了，於是無論由下到上、或是由上到下目移神遊，皆無法銜接一覽全圖；筆者因以掃描機原跡列印出來，再取剪刀剪下拼湊銜接，確定上中兩段果然弄錯順序，因此完整全圖為中上下才是。

再者，本書在圖版之選取雖如前述之審慎，但不能無憾者，仍有文字說明錯漏未能完全校出，此為美中不足之處，如：

- (1) 頁二〇《說文解字》文字說明有「述古圖書記」藏書印，但由圖版則知明顯落了一字，應為「述古堂圖書記」才是。
- (2) 頁七八文字題為《蘇文忠公集》，由書影圖版，應為《蘇文忠公文集》才是。
- (3) 頁八三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》文字說明胡仔序後有「翠 精舍校定鼎新重刊」木記，「翠」字下空一格，該是找不著此字，未及補上，由書影圖版，此字為「巖」。

另外，有些圖書收藏家每喜在書頁空白處鈐蓋藏書章「某某某印」，其印章若是方形，通常為了文字行款勻稱美觀，「某某某印」之「印」字，或刻在左下角，或刻在右下角，一律都應讀做「某某某印」，不能因「印」字刻在右下角，就讀作「某印某某」，但本書文字說明卻不是如此。如頁十七《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》有楊守敬的收藏章，編者說明為「楊印守敬」，同一枚收藏章，在頁一四二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編者反而說明為「楊守敬印」，可見編者對此模稜兩可，搖擺不定。又如頁六《周禮》有汪喜荀的陰文方形收藏章，「印」字在右下角，編者能說明為「汪喜荀印」，而頁十三《重言重意禮記》有周良金的陽文方形收藏章，行款也是同樣「印」字在右下角，何以編者卻說明為「周印良金」？其餘如頁六七《唐僧弘秀集》有汪士鐘收藏章、頁八六《詩人玉屑》有沈鴻祚收藏章、頁一三七《梨園按試樂府新聲》有



張玉範在1985年出版的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

黃丕烈收藏章，編者說明概為「某印某某」，這是不妥的。

再說明一點，有的善本分散藏於各地，曾予影印出版，本書編者做了提示，這是負責的做法，如頁三四《大唐六典》，編者云「此本存世十五卷，分藏於北京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。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曾據以影印」，及頁四七《五曹算經》、頁四八《數術記遺》，均言「一九八〇年文物出版社曾據予影印」，及頁一一〇《注易日記》、頁一三四《曝書亭集》，均言「此書已收入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《稿本叢書》中」，但頁九九

《奇妙全像西廂記》，編者僅言「曾影印出版」，如能仿前開列諸書，清楚查明標示何年由何出版社影印出版，豈非臻於美善？再花點工夫查核又何足惜呢？

四、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與 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》對讀

其實，本書完全有充分的條件做好校勘的工作，因為據筆者所知，主編之一張玉範先生早在一九七九年開始，就前後花了近四年在北大善本閱覽室工作，在宿白先生指導之下，完成了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鉅著（見原著前言，以下此書簡稱《木錄》）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。是書整理鉅細靡遺，一絲不苟，表

古今論衡

現北大學人治學嚴謹之傳統，應是迄今為止將李盛鐸藏書題跋做了最完整呈現的專論，^②然將之與《北錄》對照校讀，則不免令人惋惜《北錄》印刷如此精美，文字說明卻太輕率了，茲略舉如後：

(1) 頁五《尚書》十三卷，編者云「宋諱匡、讓、胤、殷、玄、徵、貞、恒、慎均缺筆」，對照《木錄》，缺錄了「桓」字。

(2) 頁五一《類編陰陽備用穀奇書》，編者云為「元後至元三年刻本」，對照《木錄》，衍「後」字。

(3) 頁六八《新雕皇朝文鑑》一百五十卷，編者言「宋諱避至廓字」，疏略得太簡，不

如《木錄》所言「宋諱桓、宋、慎等均缺筆；敦、廓缺筆，外加墨圍」，來得清楚。

大體而言，《木錄》文字係一一皆照錄李盛鐸題跋原文整理，自然較《北錄》文字詳盡。以學術價值而論，《北錄》偏重原書圖版，印刷色彩精美，反而不太措意文字說明，如頁六七《唐僧弘秀集》卷第五書影，無論是藏書章、紅筆黃筆圈點原色、紙張漬染蝕斑等，均清晰顯示，而再配合細讀《木錄》頁三五三黃丕烈、袁克文的跋文，則本書之行款、避諱、源流、刻工等情況，將收得補充說明之效也；又《北錄》頁九五《家塾事親》書影，古人大小藏書章朱泥色澤歷歷可見，美則美矣，仍無以彰顯收



《北大善本書錄》所收的通俗小說。

^② 蘇精在《近代藏書三十家》(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)有〈李盛鐸木樞軒〉一文談李氏家世生平及文章，惜資料不足，又未能見李氏原書，不免多泛泛之談，不如張玉範先生〈李盛鐸及其藏書〉一文來得深入。張文收入《木樞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之附錄。

藏者李木齋對此書得來因緣巧合，激動興奮之心情：

明弘治甲子刊黑口本《家塾事親》五卷，蓋十餘年前購之滬市者。因其第一卷所錄皆方書，置之醫籍中，不甚措意，固未以為珍秘也。今夏梅雨，檢點舊本書，取而閱之，乃知醫藥後尚有選擇、占驗、歲月、雜事、禳祓等門及家庭飲食雜術事類，似宋元人《居家必備》、《日用大全》諸書，不能專入醫學；且前有明萬曆間錢氏題字，後有張訥盒跋，知頗為名人所珍惜。余奈何尋常視之？良以為疾，因取置秘籍廚中。所奇者，錢氏協和裝潢於萬曆甲寅，張君訥盒重裝於嘉慶甲戌，余閱是書亦恰遇甲寅，上距張君一百年，距錢氏三百年，豈是書顯晦有時，必百年而遇賞音乎？後我百年讀是書者當以斯言為息壤矣。

甲寅中秋日 德化李盛鐸記

明萬曆甲寅為西元一六一四年，清嘉慶甲戌為西元一八一四年，正好相距兩百年，而木齋閱此書甲寅為西元一九一四年，恰巧又逢百年之後，必深玩此題記，體會「必百年而遇賞音乎」之歎，方足顯典籍文化傳承之意義，孰謂古籍無生命乎？因此，筆者以為《木錄》與《北錄》兩書如能對照合併一讀，除引發興味之外，對北大所有木樨軒藏書也就有更加親切之認識了。

五、一點期許

以上乃求全責備之詞，並無意抹煞《北錄》一書之價值，此書在圖版選擇確是具備了代表性，如頁二三宋刻元印本《漢書》蝴蝶裝，頁五四宋刻元明遞修、公文紙印本《程史》（紙背為成化十八年丁糧供狀），頁六十金代《妙法蓮華經文句》佛經手卷，頁六一元大德刻、明永樂印磧砂藏本《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》經折，頁六七宋刻本《唐僧弘秀集》有古人黃朱兩色圈點，頁一六四清內府刻《曲譜》朱墨套印本，頁一六五明代《十竹齋畫譜》五色套印本，頁一六九清代《清軍練兵陣圖》彩繪本……等等，印刷精良更是無話可說，不過文字編纂有如前述諸多缺失，筆者以為，倒不如採用影像掃描方式貯入電腦，一來全部典籍可以完整保存記錄下來，不虞損毀，二來透過全球網路連線傳遞，使更多學者可以透過電腦閱讀這些典籍，打破長途跋涉之空間限制，對推展文化交流與促進學術研究，當是有積極的意義！